

报纸头版印上潮牌商标,价格猛翻四十倍

穿着联名款,就是真时尚了吗

时尚态度

■本报记者 王筱雨

熟悉的红底白字商标,这次不是印在明星街拍的衣物上,也不是出现在弄潮儿们的时尚单品中,而是占据了报纸的头版。上月某日发行的《纽约邮报》头版刊发的并不是当天的重要新闻,却见知名潮牌的经典标识赫然占据了版面正中央。这份“合作款报纸”延续了品牌联名一贯的火热效应,遭到粉丝和黄牛们的疯抢,原本定价1美元的报纸价格被炒至40美元。

联合其他品牌推出商品一直是这款潮牌的拿手好戏。小到马克笔、保温杯,大到自行车、行李箱,合作对象从休闲品牌延伸到一线大牌,不变的是每每推出总能够引发高度关注,限量联名商品也是供不应求。此次潮牌为其秋季新款的开售造势,选择在《纽约邮报》刊登巨幅广告。《纽约邮报》首席执行官杰西·安吉洛坦称:“这次大胆的尝试让我们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早期华裔设计师亚历山大·王与快消品牌合作联名推出服饰,爱马仕前任创意总监克里斯多夫·莱梅尔为优衣库开设联名系列,联名款的出现为大众消费者提供了以亲民价格买到高档设计的机会。如今,品牌之间的跨界联名早已愈发多元。近日,某极限运动品牌就与梵高美术馆合作,选取了画家的部分作品印在了鞋子、服装和配饰上,不仅丰富了品牌的设计,也让艺术的匠心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只是,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联名产品中,有多少真正做到了1+1>2?“我从未如此渴望购买一份报纸。”网友的留言让人不得不感叹品牌强大的号召力。一份报纸印有logo就能卖到脱销,也难怪一件带着商标的联名白色T恤卖出5000多元人民币,某羽绒服品牌印上了潮牌字母价格瞬间上涨三倍,不乏有人调侃道:“要想发财致富,印上一个logo就行。”

在这种狂热的追捧下,品牌也难免恃宠而骄,推出一系列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产品。椰子、打火机、灭火器,甚至一块红色砖头,只要印上了商标,似乎就成了人人争先购买的潮流单品。这也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戴着“时髦”的护身符,其中又有多少时尚的成分?追逐流行本无可厚非,但若一味随品牌而动、随风潮而行,反倒会被流行“绑架”。



《纽约邮报》与知名潮牌合作,在头版刊登广告,原本定价1美元的报纸遭到疯抢,价格被炒至40美元。(资料照片)

感受舒伯特“爱与痛的诗篇”

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冬之旅》上周末献演上海大剧院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由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制作的《冬之旅》,于上周末在上海大剧院落幕。这部由舒伯特同名声乐套曲改编的男高音与小管弦乐团版本,用体量庞大的艺术歌曲徐徐展开“爱与痛的诗篇”。男高音歌唱家伊恩·博斯特里奇携手指挥蒂姆·默里和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共同演出了这部作品。

“我来时是孤单一人。我走时,还是孑然一身。”这是德国诗人威廉·穆勒于19世纪20年代创作《冬之旅》24首诗作中的经典诗句。穆勒在诗中塑造了一位冬夜的旅人在一片肃杀与寒冷中,勇敢踏上寻找光明与温暖的旅程。随后舒伯特受此感染,将其改编为声乐套曲,成为德国艺术歌曲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套曲原为男高音和钢琴而作,德国作曲家汉斯·赞德将其大胆改编成男高音与小编制管弦乐团版本。对于这个改编版本,英国媒体都给予四、五星的推荐,称其为“一次对舒伯特天才的致敬,幽暗神秘而扣人心弦”。

身为此次作品的唯一演唱者,博斯特里奇早在青少年时期,便接触到了德国艺术歌曲。他通过醇美的嗓音和精雕细琢的演唱技巧,把这部具有浓郁文学气息和深邃思想内涵的音乐演绎得富有变化和戏剧性。也正因此,他被视为21世纪德奥艺术歌曲的“代言人”。在他看来,和舒伯特早年的《美丽的磨坊女》那样明媚的作品不同,《冬之旅》的故事有关“爱与失落”,具有更深刻的主题内涵。迄今为止,他演绎《冬之旅》已有30年的时间,而且越了解越唱,越觉得其内涵丰富。他说:“连续唱五个晚上,仍能从中感受到不同。”

不过,博斯特里奇并非科班出身。在成为一名歌唱家之前,他是一位历史学博士。基于他的学术背景和30年的演唱经历,他撰写了一本有关《冬之旅》的研究专著。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燕迪看来,这本书有着特殊的体例与视角,同样以24个章节呼应《冬之旅》的结构,呈现出一种文化联想的丰富性。博斯特里奇表示:“我想要把作品诞生当时的社会背景呈现给当代读者,探寻这部作品与当下人们的关联,最终也把我自己的人生体验表达在作品中,传递给听众。”

此次演出的舞台以黑白影像营造萧瑟冬景,斜面舞台及多面投影等手法呈现苍茫大地的旅程,更凸显主人公的寂寥与悲伤。多媒体投影还将博斯特里奇以往的演出片段融入其中,如同同一面“暗镜”,令当下与过往相互映照。

苏轼《木石图》将现身香港秋拍,拍卖估价超4亿港元,引发关注和热议,有学者认为——

今人谈论苏轼画作,其意义已经远超画作本身

■本报记者 范昕

号称是北宋文坛泰斗苏轼的水墨纸本手卷《木石图》,将亮相11月举办的香港佳士得2018年秋拍,拍卖估价超过4亿港元。这件从日本征集而来、流传至今的极其罕见的苏轼画作,不仅被认为是迄今“最接近苏轼画作真迹”,还留有同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跋。消息传出,引发了艺术圈内外广泛关注。

苏轼的诗词人们吟诵至今,苏轼的书法无愧于“宋四家”的名号,那么苏轼的画作究竟价值几何?

《木石图》的画心其实只有寥寥数笔,描绘了一株枯木屹立在形状怪异的石头旁,似乎既无美感上的惊艳,也体现不出过多技术难度。苏轼的画是不是文而优则画?在中国美术史博士、著名艺术家汤哲明看来,今天人们在谈论苏轼的画作时,谈论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画作本身。苏轼的画作被视为文人画的先声,借《木石图》溯源文人画的创作方式与审美趣味才值得深文。

能否填补苏轼传世画作真迹空白,《木石图》值得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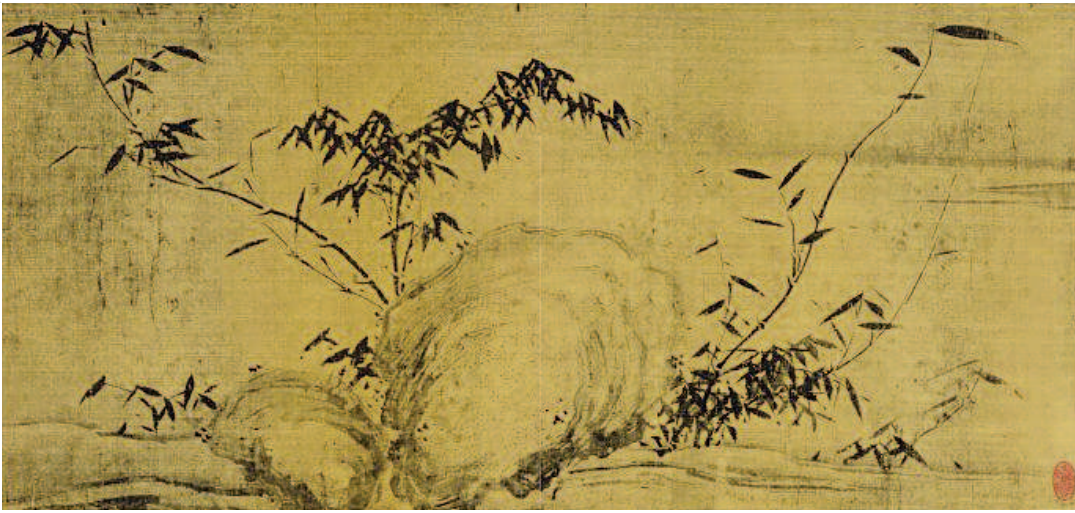
苏轼的画迹,大多只见书载,很少见真容。至少在部分学者看来,眼下似乎还没有一幅苏轼传世画迹真正令人信服。但学者们也认为,苏轼这幅《木石图》确实有着特别的意义。

在《木石图》重出江湖之前,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是业内人士眼中最近苏轼传世绘画真迹的一幅。这幅作品出自知名报人、学者、收藏家邓拓的捐赠,是邓拓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从白坚夫手中购藏的。白坚夫曾为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北洋政府时期他从北京的古玩店里买走了苏轼的《木石图》和《潇湘竹石图》,这也正是史书有记载的两幅苏轼作品。日后由于生活拮据,《木石图》被白坚夫卖到了日本,收藏于阿部房次郎美术馆。而《潇湘竹石图》却因不被鉴定大家徐邦达看真,很久没能找到下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圈内朋友牵线,邓拓与《潇湘竹石图》有了邂逅。

“飘逸之气扑人。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瀟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邓拓这样写下展开《潇湘竹石图》全图时对此幅作品的第一印象。他曾坦言当时其实不能鉴别它是否为苏轼真迹,却坚信这幅画是珍品。最终,邓拓与白坚夫约定,《潇湘竹石图》的成交价为5000元,其中2000元为现金,3000元为邓拓忍痛从个人收藏中挑出24幅珍贵画作折价而得。

买下《潇湘竹石图》后,邓拓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苏画庐”,也开启了对这幅作品的仔细研究。他广邀友朋到家中鉴赏、品评。因为《潇湘竹石图》是绢本,邓拓一方面从博物馆借来历代丝织品的样标,用放大镜观察、分析历代丝织的经纬特点,一方面大量观察苏轼不同年代的书法作品、金石印鉴,琢磨苏轼用笔特点。历时半年

中国美术馆藏《潇湘竹石图》画心,是《木石图》重出江湖之前业内人士眼中最近苏轼传世绘画真迹的一幅。《潇湘竹石图》出自知名报人、学者、收藏家邓拓的捐赠,是邓拓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从白坚夫手中购藏的。买下这幅作品后,邓拓仔细研究,撰文介绍了其上26家珍贵题跋和苏轼画作的艺术风格。



▲《木石图》画心,高26.3厘米、长50厘米,画连题跋高26.3厘米、长185.5厘米。画作裱成手卷,其后有题跋四首,全卷连裱共高27.2厘米、长54.3厘米。画心为水墨纸本,描绘一株枯木,庄严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后人形容其犹有鱼龙起伏之势。两宋时,这幅作品便有与苏轼同代书画家米芾的题跋,又有宋高宗赵构“绍兴内府”的印,以及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宋以后,元末诗人翁希鲁曾题跋。鉴藏印显示,至明代,此画曾为朱元璋培养子沐英家族、藏书家李廷相所藏。(均资料照片)

多的研究之后,邓拓撰写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画卷题跋》一文,发表在1962年第6期《人民画报》上,介绍《潇湘竹石图》上26家珍贵题跋,也介绍苏轼画作的艺术风格。其中,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都是邓拓眼中苏轼绘画所呈现出的艺术创造性。1964年,邓拓将包括这幅《潇湘竹石图》在内的144件古画整理裱完好,捐赠给了国家,而《潇湘竹石图》无疑是他个人收藏中最珍贵的作品。

而这幅流落日本的《木石图》以往几乎没人见过,似乎只存在于传说中。《木石图》的珂罗版影印资料倒是持续出现在研究学者对苏轼传世作品的介绍中。此次香港佳士得从日本征集到流传已久的《木石图》,又引起学界对于这幅画的真假的热烈探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艺术史在读博士研究生夏小双告诉记者:“时隔千年,《木石图》是不是苏轼的真迹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也无从可考了。重要的是,如今我们恐怕找不到更好的‘苏轼画’来替代它。”这也令人不禁想到

去年11月于纽约拍卖成交的约合人民币30亿元的达·芬奇油画《救世主》,这幅难得一见的作品同样不乏争议,但人们依旧为它疯狂——只因太多专家声称,今天市场上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达·芬奇作品”了。

苏轼写意画中的瘦硬,体现着文人画的价值

苏轼的画作缘何如此值得关注?已故美国艺术史大家高居翰在早年的成名之作《图说中国绘画史》中已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应该首先审视苏轼和他的几位朋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朋友圈”——他们在致力于官务、古籍研习、诗文写作的同时,一有空闲便会画画,写一些有关绘画的文字,建立起此后被成为“文人画”的宗派。而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正是苏轼。其中,这类画作秉承的绘画理论格外值得关注,即绘画与书法、诗歌一样,是用以寄情寓兴的。作品的品质反映着画家本人的品质,表现内容来自画家的内心。

国际著名艺术史家卜寿珊更是在《中国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一书中,将苏轼及其黄庭坚、米芾、文同等友人视为文人艺术的鼻祖,认为他们引领了中国绘画此后长达500年的风潮。在她看来,文人画不是指某种特定的艺术风格,而是与职业画师作画相对的一个概念。它们不仅仅指兼为文人的画家所作的画,更是指文人们为“适意”而作的画,是创作者个人书斋中情致的体现。

为何竹子、石头甚至枯树最常出现在苏轼的画作中?他这类以枯木怪石为主题的写意画中的瘦硬,正是为人盛赞的东西。一方面,枯木怪石的奇妙组合富含精神性的意义,让人不禁联想苏轼仕途坎坷、生活潦倒的人生经历,感受到作画者胸中壮志未酬等情绪;另一方面,这类画的内涵呈现大量依赖水墨、毛笔和纸本的特性。画干、湿、浓、淡等变化,充分反映了苏轼书法的笔意,展示了他深厚的书法功底,画面形象反倒退居次要地位。而这些,也正是苏轼文人画的价值所在。

他用脚踝骨折和106次高空跳伞换来《碟中谍6》好口碑

汤姆·克鲁斯:有一种坚持让时光不老

■本报记者 郭超豪

上映12天,票房近10亿元,刷新《碟中谍》系列在中国内地的票房纪录——在电影市场一向疲软的9月“后暑期档”,“阿汤哥”汤姆·克鲁斯携最新力作《碟中谍6》回归银幕,硬是走出了一根逆市“长阳线”。

从1到6,《碟中谍》这一闻名全球的超级IP跨越的不止22年光阴,更是日新月异的市场格局和大众审美品位。尽管能否超越前作荣登系列巅峰尚存争议,但从维护经典口碑的角度,《碟中谍6》无疑给国内外众多烂尾的大IP上了生动的一课。

以血肉之躯探索动作片极限

1996年,一张装着间谍名单的光碟拉开了一部电影的帷幕,也开启了CIA特工伊森·亨特的光辉时代。那一年,34岁的汤姆·克鲁斯风华正茂,《碟中谍》系列横空出世。如今22年过去了,好莱坞特工类电影层出不穷,但《碟中谍》系列已有登顶之势。究其原因,是该系列将其“核心竞争力”——汤姆·克鲁斯发挥到了极致。

其实,论视觉效果和科技含量,《碟中谍》比不上《007》系列;论剧情编排和心理博弈,它也不如《谍影重重》,但只有

它拥有一个“玩命”把电影拍好的阿汤哥,而这一点,无法不让人动容。有影迷在看完《碟中谍6》后感叹,这部电影最神奇之处,是许多情节会让人以为是“替身+绿幕+特效”,实际却都是汤姆·克鲁斯上阵实拍。

影片开篇,亨特从运输机上一跃而下的HALO跳伞,俗称“高跳低开”。这是一项特种部队专用的战术,危险性极大。为了几分钟的电影镜头,汤姆·克鲁斯训练了整整一年,拍摄时一共跳了106次,最终成为影史上第一个完成HALO跳伞的演员。在追击反派的桥段中,“空人飞人”的镜头也令人瞠目,汤姆·克鲁斯从一栋楼顶“飞跃”到另一栋楼,结果在第四次拍摄时脚踝骨折,剧组因此停拍两个月。影片中,那一瘸一拐、咬牙前进的亨特并不只是在“演戏”,而是肉体凡胎的人类受伤后最真实的表现。

《碟中谍》走过的这些年,电影特技突飞猛进,观众的审美口味也被炫目大片养刁。但56岁的汤姆·克鲁斯反其道而行之,以演员的血肉之躯,探索动作片的人类极限。有影评人甚至认为,衡量每部《碟中谍》的水准,几乎已经由阿汤哥“蹦极”的高度来决定。从早年的密室威亚秀,到攀岩秀、钢丝秀、跳楼秀,再到本片里的跳伞秀——这份拼搏和诚意观众们感受到了,也认可了。

如何点燃观众对下一部的期待

有人将《碟中谍》系列比喻成一篇“命题作文”,故事最后,亨特总会以神乎其技的方式拯救世界。新作尽管剧情再落俗套,但片子从头到尾始终让观众紧绷神经;反转虽然好猜,但节奏马不停蹄,不会给人故弄玄虚之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电影学者汤惟杰表示:“两天连刷两遍,该心跳的地方第二遍照跳不误。情节虽是老的地方多,但精准有效,这是该片厉害的地方。”

和所有系列电影一样,观众对于下一部的期待既是《碟中谍》的动力,也是压力。《碟中谍6》扎实地将这个IP中几乎所有精髓巧妙融入其中。有观众坦言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了第一部的影子——人物身份不断翻转,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影视剧编剧“悉尼卡通”则认为为本作像第四部和第五部的合集——前半段连场花活奇观,后半段致敬经典间谍片和黑色电影。“难得面面俱到,可以算很良心了。”

不过,对于千篇一律的剧情感到审美疲劳的人也不在少数。电影研究者王昕就认为《碟中谍6》“看着热闹,但一个月后就难以回忆起什么了。世界又一次从无解的危机中被‘最后一秒营救’,最戏剧的两难困境也要服从于阿汤哥的主角光环。”再过四年就要步入花甲的“阿汤哥”,如何点燃观众对下一部的期待,确是不小的难题。



56岁的汤姆·克鲁斯至今仍以演员的血肉之躯,探索动作片的人类极限,这份拼搏和诚意获得了观众认可。图为《碟中谍6》剧照。